

躲在麦田里

余华

稻田,同时也能够看到一小片的麦田,它在稻田的包围中。这是我小时候见到的,绝无仅有的一片麦田,也是我最热爱的地方。我曾经在这片麦田的中央做过一张床,是将正在生长中的麦子踩倒后做成的,夏天的时候我时常独自一人躺在那里。我没有在稻田的中央做一张床是因为稻田里有水,就是没有水也是泥泞不堪,而麦田的地上总是干的。

那地方同时也成了我躲避父亲追打的乐园。不知为何,我经常在午饭前让父亲生气,当我看到他举起拳头时,立刻夺门而逃,跑到了我的麦田。躺在麦子之上,忍受着饥饿去想象那些美味无比的包子和饺子。那些咬一口就会流出肉汁的包子和饺子,它们就是我身旁的麦子做成的。这些我平时很少能够吃到的,在我饥饿时的想象里成了信手拈来的食物。而对不远处的稻田里的稻子,我知道它们会成为热气腾腾的米饭,可是虽然我饥肠辘辘,却仍然对它们不屑一顾。

我一直那么躺着,并且会入梦乡。

等我睡一觉醒来时,经常是傍晚了,我就会听到父亲的喊叫,父亲到处在寻找我,他喊叫的声音随着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变得越来越焦急。这时候,我才偷偷爬出麦田,站在田埂上放声大哭,让父亲听到我和看到我,然后等父亲走到我身旁,我确定他再生气后,我就会伤心欲绝地提出要求,我说我不想吃米

饭,我想吃包子。

我父亲每一次都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会让我爬到他的背上,让我把眼泪流在他的脖子上,当饥饿使我胃里有一种空洞的疼痛时,父亲将我背到了镇上的点心店,让我饱尝了包子或者饺子的美味。

后来,我父亲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处。那一次还没有到傍晚,他在田间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怒气冲冲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威胁着我,说如果我再不出去的话,他就会永远不让我回家。当时,我就躺在麦田里,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知道父亲不会发现我。虽然他那时候怒气十足,可是等到天色黑下来以后,他就会怒气全消,就会焦急不安,然后就会让我去吃上一顿包子。

让我倒霉的是,一个农民从我父亲身旁走过去了,他在田埂上看到麦田里有一块麦子倒下了,他就在嘴里抱怨着麦田里的麦子被一个王八蛋给踩倒了。他骂骂咧咧地走过去,他的话提醒了我的父亲,这位外科医生立刻知道他的儿子身藏何处了。于是,我被父亲从麦田里揪了出来,那时候还是下午,天还没有黑,我父亲也还怒火未消,所以那一次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因祸得福地饱尝了一顿包子,而是饱尝了皮肉之苦。



那些消失的声音

宋扬

我听到的第一声电音来自我家墙壁上的小喇叭。一个巴掌大的圆喇叭。它黑乎乎的,材料似乎非纸亦非塑料,黑黑乎乎,下吊着一根电线,极细,埋到地下,不知通向邈远幽深的何方。四十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它发出的第一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那年我三岁,农村土地刚刚包产到户。慢慢地,我又听到黑黑乎乎里更多的声音。诸如马上开村民大会啦、快来领取化肥啦、分过年猪肉啦。通知我父亲在村广播室喊的。我父亲是村委会主任,他的声音从黑黑乎乎里吼出来,还是那么干焦焦、急吼吼的,一点也不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般圆润。

上学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普通话,自然明白不了为何有人能把话说得如此字正腔圆,声如洪钟。我只觉得那声音与我们村每个人嘴巴里说出来的都不同,如天空的雀音和地上的鸡鸣,可我那时尚不知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类的词语,当然也就不知用更美的比喻类比它们。直至今日,我才想到那种圆润与庄重,仿佛来自古老的皇宫,像宣读掷地有声的圣旨。那些声音除了一丝丝不易觉察的自豪,不带更多喜怒哀乐的情绪。不是我堂哥被他爹揍得杀猪般惊叫的撕心裂肺,它们怎么能做到居高临下而云淡风轻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更为神奇的是,黑黑乎乎还会变声!变成种种不同的腔调。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时,黑黑乎乎变成了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孩子,像一只顽皮的猴子在林间蹿跳,跳出一个个大闹天宫、大战红孩儿、三打白骨精之类故事;有时,黑黑乎乎又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树梢歌唱,唱出红星闪闪放光芒,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歌曲,那音儿比我上初中的堂姐唱得还甜。

黑黑乎乎居然能源源不断地牵扯出如蛛丝般连绵不断的声音!我惊讶,我踩在高凳上仔细观察它。每每有声音发出,它都微微震动,像水波微漾,一凸一缩。

我上小学后,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们乡的榨油厂整天机器轰鸣。工作两班倒,生产如火如荼,只歇工人不歇机器。我父亲在榨油厂做出纳的活儿,买进卖出,收购村民挑来的棉籽,也卖掉棉籽油和油枯。父亲在厂里有间小宿舍。那天下午大雨,他到乡中心小学接我,让我不要回家。那一夜,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夜晚不只有蝉的鸣唱、蚍蚍儿的低语和间或入耳的狗吠,还有一种宏大到与胸腔共鸣的声音,带着铁的刚硬与敦实,一声声撞击在棉籽和大地上。那声音,把夜的岑静、夜的漆黑击碎,驱赶得无影无踪。那声音,改变了荒寂到可怖的乡村夜晚给我的固有印象,变幻出另外一种、另外

无数种可能。是否那些铁器、那些声音就是去过县城的父亲口中的城市生活的一种?那声音开启了我对城市生活最初的向往。

读初中时,我们的歌声从学校只有铁栏杆没有玻璃挡风的窗户飘出,几乎在上课钟声敲响的同时,十多间教室传来两三曲相同或不同的旋律,歌词同样相同或不同。成长的成长,岁月的岁月,岁月。让我不再,让我不再,有遗憾,有遗憾,的感觉,的感觉。开课前三分钟,整个校园是合唱、二重唱、三重甚至多重唱的大舞台。我怀念那个歌声飞扬的舞台。

1999年,我在乡下教了书,2003年我又进了省城学校。城里的学校,再也听不到满校园歌声飘飘了,隔音设施一流的音乐教室钳制住歌声外溢,孩子们的欢唱只能在规定时间内和规定地点以规定的音量额定输出,像一个个自由鲜活的儿童,被束缚住了渴望奔跑的双腿。

在父亲上班的榨油厂的那一夜,决定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任何嘈杂的环境中都能酣然入梦。甚至,如果没有一些声音伴随,我还睡得不安稳。事隔多年,我才恍悟:我曾把噪声当乐音一样迷醉,当梦想一样追寻,我记忆里的那些声音曾将我带入一个水波潋滟的池塘,带入一个五彩斑斓的花园,让我荒芜到干涸、苍白的童年生活变得丰盈缤纷。

湖西遗址 岁月的河流滚滚流淌

(三首)

陈星光

湖西的前世今生

从湖西十楼阳台望出去
远山如骏马,五金大道和溪心路上
汽车如川流
鸟鸣唤醒每一个清晨
伸手抓住阳光和雨水

某天我在长长的绿化带漫步
陡见一块石碑,湖西遗址
我现在站立的地方
一万年就生活着刚从洞穴里
走出来的先民

他们活着拼尽了全力
刚刚学会用火
在一片金灿灿的稻田里
欢呼着肚皮上升起的喜悦

他们垒起简陋的房屋
挖了壕沟抵御猛兽洪水
使用简单的工具
石头磨得锋利,烧过的泥土变成陶器

生命在时间的河流里漂泊
喂养我们的依然是一万年前传下来的稻谷
我的忧伤略带矫情和羞耻

过湖西遗址

自从搬到天和景园
常和小狗东财
溜达到湖西遗址那块石碑
默想深埋地下的古人
胸中愤慨渐渐止息
好好活着
不去想太多不可能
为爱干一杯
不为恨
也把一杯心酒
洒向地下的先人
原谅自己和别人的不完美
向东财学习
对遇到的一切仍感到新奇
欢快地跑在前面
牵着我这白发苍苍的老父亲

湖西遗址 岁月的河流滚滚流淌

我常半夜醒来,读几首醒着的诗。
抬头看见黑暗中,一个个灯光的绣球
滚在一起,变身一条金龙。

汽车驶过的沙沙声
几声犬吠和蛙鸣
抓挠着厚厚夜空。

众多埋在地下的幽灵,会不会惊醒
从地下爬出来,迷茫地
望着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

会不会轮回转世,像花开花落。
看见我坐在黑夜的窗前
写下没有多少人读的诗歌。
但他们已见不到风吹稻浪。
村庄和高楼之间
栖息着苗圃、鱼塘、绿化带
苟延残喘的菜地,和一代代的沉默。

有时有风吹过,像鸣咽。
独自醒着,写长长的信
寄给未来的人们
有朝一日像我们考古湖西遗址一样
窥见我们和他们的时代
都只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浪花朵朵。